



周作人詩
箋注

王仲三 箋注
學林出版社

周作人诗全编笺注

王仲三笺注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清霖
特约编辑：陈德行
封面设计：周剑峰

周作人诗全编笺注

王仲三 笺注

学林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25 插页 6 字数 420,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册

ISBN 7-80616-095-7/1·40

定价：20.00 元(软精)
25.00 元(精装)



耀宗之惠存

休人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
爱罗先珂(前排右四)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年青时代的周作人、羽太信子、羽太重久(信子之弟)

偶作打油诗二首

卷一
五五記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窟下通年學坐
蛇老去無端玩骨董
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
且到寒齋喫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
光頭更不學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
外道生涯洞裏蛇
德羞低頭咬大蒜
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
祇欠工夫喫清茶

語堂道兄 哂政

苦茶庵



聚仁先生：

字字字奉。火情亦不極深。又及

十三日信已收到。匯款亦到。唯所寄之八冊却尚吉也。也已
寄失。但近來老少郵件遺失。或不至于。且待幾日再看。稿件
原為心上的感荷。以必尚乞仍用照數。前得者喬行。云新地
可出詩集。君函致新加坡方面。將錄出全稿寄給朱君。近想已
可寄到矣。詩集自佳。但能夠印作一冊。可送人。便已滿足。條
件極簡單也。朱君近年未信。似已報言。不如志之故。君而掃

云於。匆一訂正 近處

十二月廿三日

治以十

前 言

本书勉力告成，借说明体例之际，趁便谈点在辑佚笺注过程中的杂感。

周作人是一位对新文学作出过多种贡献的作家。他前期嬉笑怒骂的杂文，后期冲淡隽永的随笔，历来受人关注。他的译文，从青年时期开始译介弱小民族的进步作品，到晚年专门致力于希腊与日本古典文学的译述，量多质佳，深受读者欢迎。其所作杂诗，无论新诗还是旧体，均具特独的风格，也不乏赏识的知音。“五四”前发表的新诗《小河》，胡适称赞它为“诗坛杰作”。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也作出过令人难忘的成绩。尤其是在新文学刚诞生之际，有些小说或新诗，多被守旧之士诬为海淫之作，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汪静之的新诗《蕙的风》，都曾横遭指责，认为是“不道德的文学”，而知堂为之挺身而出，据理抗争，痛加驳斥，正面肯定它们的成就，扶持新文学的发展成长，被作家誉为“知己”的批评家。郁达夫还为此在他的《达夫代表作》扉页上写了题辞：“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其他如民俗学、神话学、儿童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其倡导奠基之功，有关著作迄今仍不失其借鉴价值。总之，周作人在新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作出过卓越的成绩，产生过深广的影响。

但是，由于他“做人”的这篇大文章没有写好，致使对其人其

文的研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其有关的好多问题,也难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极左时期,几乎成为禁区。其时吴德铎借友人抄本,录些知堂杂诗,也觉得“干此营生是颇冒风险的”,一旦泄露会被人扣上“反动透顶”的帽子,遑论其他。《《文心雕同》》“文革”结束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才稍有启动,经中外学人的努力,成绩颇为可观。一些有分歧的意见也渐趋一致,如对知堂其人其文有加研究必要的这一点,似乎已无疑义。但由于起步较晚,或因资料不全,或因心有余悸,有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据说日本学人曾吁请我国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认为我们的条件比他们有利得多。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据我所知,知堂也有散佚在日本的诗文。有的是赠送给日本友人的,有的是专为日本报刊写作的,这些倒要请日本学人协助我们了。只有中外语人的通力合作,互通有无,才能汇集完备的资料,为研究工作开创必要的条件。周作人资料,长期以来少人整理,作者生前虽自编过约八十种集子,但未收集的诗文佚作,数量仍相当可观。可供现成利用的材料,目前实属有限。就是他自编的出版过的集子,有些已绝版多年,无从寻觅。我们这本《周作人诗全编笺注》,旨在提供一部收集较全,便于阅读的集子。但知堂学贯中外,兼通古今,同时又是个历经数朝,思想与经历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笺注其诗的难度可想而知。又加笔者才疏学浅,其中或有搜辑未周,笺注欠妥,考证不切之处。因此,此书刊行,恐难副主观愿望,只能权充引玉之砖而已。

说到知堂诗作,凭他的学养和业绩,说他是位诗人,恐也不算勉强。他通过日文、英文、希腊文译了大量各式体裁的诗篇,自己又创作了数百首杂诗,也著译了不少论诗之作,译著并重,虚实兼备。再从时间的跨度上说,仅就本书所收辑而言,有自十五岁开始的少年习作,到八十二岁的老年绝笔,历时达六十七年之

久，可谓在诗这片园地上，他终其一生，不辍耕耘。但他自己从不以诗人自居，也未尝有人称他为诗人，至多只被目为票友而已。究其原因，情况虽较复杂，但有两点略可窥其消息：一是他的散文成就掩盖了他的诗名，这是艺坛惯例，非只他一人如此；二是由于他的“自谦”和“自尊”，在诗这领域中，他曾有过“自立门户”的打算，这在《知堂杂诗抄·自序》中，曾作过夫子自道。也许他认为在未达到开宗立派的造诣之前，耻于冒领这顶诗人的桂冠，也未可知。但就其既设的“门户”而论，他的杂诗确实具备独特的风格。其特色之一是“杂”，用他自己的说法，即为“文字杂，思想杂”。对“杂”的含义，他在谈杂文时作过具体的说明：“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又说“思想虽杂而不乱，结果反能互相调和，使得更为丰富而且稳定”。（《立春以前·杂文的路》）这里只要把“文章”改为“诗体”就可用来说明他的杂诗。其特色之二是写实。他所作之诗，不论诗体新旧，不论抒情、述怀、说理、叙事，无不如此。德国诗人歌德所写自传，名之为《诗与真实》，把两者对待而言，意味着“诗”总多少含有点虚构夸饰的成分。写诗要做到既真实而又不失诗味，真是谈何容易。但是知堂在这方面的尝试倒是很成功的，连所写的几首情诗，也写得如报告文学一样真实。我们说它真实，并不等于一览无余，平铺直叙，也有其隐约含蓄的地方。我们举其一诗作为例证。其打油诗十七：“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这首小诗既真实再现了童年的生活情景，又抒发了内心的无限感慨，用语浅显，含意沉郁，难言之隐引而不发，为读者留出思考的余地。这就是由“不自由”三字生发而来。如不了解作者经历和当时处境，就颇难捉摸其要领所在；就是对其背景了然于胸，也会有能意会而难言传之感。宋代诗人梅圣俞说过：“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知堂这类杂诗，似乎达

到了接近这种境界。即使把它放在盛唐诗歌之林，也不失为上乘之作。难怪当时柳雨生读了此诗，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然，不用讳言，知堂杂诗的思想内容，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诗如其人，相当复杂。有些诗是有问题的。我们为了留存资料，以便读者了解其诗全貌，其人面目，未加删除。我们相信广大读者是有能力鉴别此中是非的。

最后说明一下全书的体例，我们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编校。知堂生前自编过两本诗集，即新诗《过去的生命》和旧诗《知堂杂诗抄》，我们为尊重作者原意，仍予保留原貌，把新辑增补部分按写作时间先后分编于各该诗体之后。只有《知堂杂诗抄》中《丙戌丁亥杂诗三十首》这部分，作了变通处理。因为这部分原稿本分两个部分，《丙戌杂诗》和《丁亥杂诗》，作者定稿之时删去了十几首诗以及题记，合并成一个部分，现把所删去诗文补全，恢复原稿规模，同时加注说明，使定稿体例仍能一目了然。前印诗集，多有误字脱文，现经校订，正误补脱，共有数十处之多。因为不是每首诗都有这种情况，所以不列专项，就把校记并入注文之中。

二是辑佚。《知堂杂诗抄》原附陈子善所辑佚诗五十七首，题为“外编”。我们这次增辑的计有旧诗二十五首，新诗十五首，对联四首，在题前注明“增补”字样，以示区别。在增辑的佚诗中，有两首五古署名敦甲老人，此为知堂迄今未为人知的笔名，也未见诸书报著录，故特附拙著《笔名考释》一文，谨请方家督教。

三是笺注。我们分设笺与注两项。注，解决词义句意，今古典问题。笺，多是说明诗的本事以及写作背景等有关情况。但有时二者牵连，则把注文融入于笺语之中，以免重复。再者知堂诗中原有自加的一些注文，或在句中，或在诗后，前者我们加上括号，后者加了“自注”字样，以免与新注相混。

四是附录。这两个方面：知堂杂诗有些有友朋唱和赠答之作，我们加以选辑，附于各原诗之后，以便读者参阅，其次是书后所附的选文，我们择要选取了约二十篇有关作者经历、思想以及诗作评论文章，分自作与他作两种，或许对加深理解其诗其人有所助益。

笺注之作，有赖群力扶持。此书之成，参阅过大量文史资料，其中也采纳了不少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凡所征引，均已说明出处，在此一并敬表谢意。此书的责任编辑周清霖同志，为此书花了许多精力，从体例的拟定，到笺注的斟酌，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指点，而且百忙之中为此特地奔赴外地，联系有关事宜，真可谓恪尽职责，而我更将此当作编撰笺注的莫大激励和鞭策。

王仲三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

知堂杂诗抄序

近日依照曹聚仁先生的提议，开始写《药堂谈往》，写到丙午年到日本去，已经有十万字的样子，大概到五四时节，总该有二十万字了罢。我不想学名人写自叙，一半扯谎，就是说真实之外还有诗，所以不免枯燥，但有时跑野马，那也是难免的，只要野马跑得好，不十分跑出垆外，原来是很好玩的，但是那很要费工夫去斟酌罢了。为的找材料，我把从戊戌至乙巳年的旧日记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除找了些年月根据以外，发见好些幼稚不堪的旧诗，都是题记中的好材料，现在抄录几首在这里。如《庚子送灶即事，和夏剑生作》云：

“角黍杂糗糖，一尊腊酒香。返嗤求富者，岁岁供黄羊。”又辛丑正月廿五日送鲁迅往南京，和《别诸弟》三首原韵云：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时因遣闷过邻家，酒入愁肠恨转加。芍药不知离别苦，当阶犹自发春花。”

“家食于今又一年，羨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

在甲辰年的日记里边，又找到一首诗，我在题记曾引用一部分，因为全篇记不得了，现在把原文录后，这是十二月廿九日即除夕的日记：

“岁又就阑，予之感情为如何乎，盖无非一乐生主义而已。除夕予有诗云，东风三月烟花好，秋意千山云树幽。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可以见之。

“然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小除诗云，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可以见之。”

在这同时，也并找到了诗稿《秋草闲吟》的一篇序文，其文云：

“予家会稽，入东门凡三四里，其处荒僻，距市辽远，先人敝庐数楹，聊足蔽风雨，屋后一圃，荒荒然无所有，枯桑衰柳，倚徙墙畔，每白露下，秋草满园而已。予心爱好之，因以园客自号，时作小诗，顾七八年来得辄弃去，虽哀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闲居无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娱，仍名秋草，意不忘园也。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前因未味，野花衰草，其迟我久矣。卜筑幽山，诏犹在耳，而纹竹徒存，吾何言者，虽有园又乌得而居之？借其声发而为诗，哭欷歌欷，角鸱山鬼，对月而夜啸欷，抑悲风戚戚之振白杨也。龟山之松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苍黄，如入梦寐，春风虽至，绿意如何，过南郭之原，其能无惘惘而雪涕也。丙午春日，秋草园客记。”题记里所说的“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大概也是那时候所作，但是上半却已经忘记了。

我这里的杂诗抄和那《秋草闲吟》是两个时期的作品，后者是二十二岁以前所作，虽然很是幼稚浅陋，但的确是当作诗去做的，可是做不好，这是才力所限，是没法的事，前者则原来就是打油诗，从那所谓五十自寿的两首歪诗起头，便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了。这些诗虽然称作打油，可是与普通开玩笑的游戏之作不同，所以我改叫它做杂诗，这在题记里说的很清楚了，所以现在

也不多赘。这以前的话差不多只是凭了新得的材料，来给题记做一些补遗罢了。

现在再来关于这杂诗抄出版的事说明一下，却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便是这完全由郑子瑜先生的好意帮忙，杂诗抄才有出版的希望。这些杂诗全是十多年前所写的东西，本来也不值得多耗废纸墨来印刷它，可是郑先生却热心的给设法，我想印出来也好，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省得抄录之劳，于是便贸然答应了。诗抄里所收的虽全是无聊的东西，自己看了也不满意，但是郑先生斡旋出版的事，总是值得感谢，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看中这些不成东西的打油诗，似乎未免要于他的明鉴有损，那又是我所觉得很是惶恐的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

知堂记于北京，时年七十有七。

前 序

我向来不会做旧诗，也并没有意思要去做它。然而结果却写了这一册。我本不预备发表，向人请教，现在却终于印了出来。这全是偶然的事情。古人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哪里有这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材料，要来那末苦心孤诣的来做成诗呢？也就只有一点散文的资料，偶尔想要发表罢了。拿了这种资料，却用限字用韵的形式，写了出来，结果是一种变样的诗，这东西我以前称之为打油诗，现今改叫杂诗的便是。称曰打油诗，意思是说游戏之作，表示不敢与正式的诗分庭抗礼，这当初是自谦，但同时也是一种自尊，有自立门户的意思，称作杂诗便心平气和得多了。这里包括内容和形式两重，广如题记中所说，有如散文中的那种杂文，仿佛是自成一家了。但这也是后加的说明，当初不过有点意思，心想用诗的形式记了下来，这内容虽然近于散文，可是既称为诗，便与诗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便是这也需要一点感兴。古人说，诗穷而后工，工不工也难预约，总之这与所处的时地是很有关系的，在黑暗时代里感触更多，也就写的不少，到了环境改变这就不同了，在解放以后便连一篇也没有写过，所以这些东西乃全是在南京老虎桥所作的。上边所说偶然成集的事情，便是如此。这诗的中间有一部分是《儿童杂事诗》，共计七十二首，一九五〇年曾经在上海《亦报》上发

表,此外《往昔》三十首亦自成片段,却尚未发表过。本来这种东西欲出斯出,能事已毕,也别无敝帚自珍的意思,但友人知道我有这作品,特别是那两样稍成片段的,辄来信索观,只好花了些工夫,自来抄录,虽然我的时间不很珍贵,但也是一种负担,于是有人怂恿付诸印刷。其中第一位侨居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彼此尚未见过面,只因大家都看重《人境庐诗》的关系,因而认识了,他曾提议出版,可是机缘不曾成熟,故而作罢,但是他的好意是很可感激的。第二位便是朱省斋先生,他先前创办《古今》半月刊的时候曾经相识,现侨居香港,经他介绍在新地出版社出版,使这十余年前的旧作,得与今日的读者见面,在我可以省抄写之烦,这是十分可以感谢的事了。这里便是偶尔印了出来的经过。前后事情既已交代清楚,我这自序的任职也就完了。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知堂记于北京

附记:

《老虎桥杂诗》原稿本来有六部分,第一分《忠舍杂诗》性质杂乱,第六分系题画诗九十四首,多应需之作,今悉从删削。